

三拜恩师力茂才

●董文佐

不知什么缘由，也许是心底里的挂念，我想起了力茂才老师，想问问他的近况。

2024年5月9日下午，经多方打听，才找到了师妹力美涛的电话，结果师妹告诉我一个噩耗：力老师于2022年底被疫情夺走了生命，已经离世一年半了。放下电话，我与力老师五十多年前的师生情历历在目。

一拜力老师

我于1958年9月出生在应县的一个小山村，小时候也谈不上喜欢书或不喜欢书，因为村里和家里根本就没有读书的人也没有书，甚至连一张有字的纸也很难见到。从小也没有人教我看书，父母都不识字。村里不通电，不通公路，是一个只有一百多口人的小山村。全村除了课本以外没有一本“闲书”，仅看到过几本没有书皮残缺不全的“小人书”。上学前的任务就是看护妹妹、“引羊”、割草。1966年冬，我已经8岁了，比我的侄儿也上学了，我还在看护妹妹。“引羊”、割草，我也想上学。今年冬天，我就在家里一个纸箱中找到了一本小书，带着坐到学校。力茂才老师看到我这个小编外学生也没有让我出去，而是拿起了我带的书看看说，这是一本好书。我说说“人儿”的书还能是好书？老师也没说什么，等大家坐好后就开始大声朗读这本书里的一篇文章，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。老师绘声



再拜力老师

力老师个子很高，眼窝有点深，看上去笑眯眯的，永远带着慈祥善良的目光。我来到力老师就有一种想去亲近的感觉。他的脸色蜡黄蜡黄的，又有点苍白，给人有点营养不良的感觉。他对学生不怒自威，又很少发火，但同学们

很怕他。他教了我二年，没有打过我，我也没见过他打过别的学生。力老师管学生的方法也多样，谁要是不会写的生字或者写错了，就让学生自己打自己一下。谁要是在学校犯了错，力老师就把谁的学用品全部装到书包里，让他回家去，因为回去家长会打他们，所以大家都怕，但没有一次真的让学生回过家。

有一次，我写错了一个生字，力老师让我自己打自己一下，我把头伸向老师胸前，请老师打。老师问我为啥自己不打，我说自己打自己羞得不行，还是请老师打吧。结果力老师也没打，二年仅此一次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家里生气了，到了学校还在哭，力老师看到后，让我回家去哭。我就出了教室，在快到家门口的地方，老师派一位同学把我叫了回来。回去后，力老师也没骂我。力老师调走后，听村里大人们和我说，力老师说我有主意，将来会有出息的，但我也就一般般吧。

力老师上课很风趣幽默灵活，村里的学校是又低又矮的西下房，加上东面不足千米，有一座很高的大山遮挡，一天之中，很难见到阳光。几个年级的学生坐在炕上听课，老师站在仅隔一米五左右的后墙黑板前讲课。有一次一连下了几天连阴雨，村里又不通电，一连几天教室很阴暗。突然有一天，天晴了，教室亮了，老师就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：“啊，太阳出来了！”并读了出来，表达了老师和同学们对阳光出来的渴望和欣喜。

力老师，这些点点滴滴的往事，也许您早忘了。因为您是只管播种不图学生感恩回报的人，但我全记着，请您再受学生一拜！

三拜力老师

我的名字还是力老师起后又改的。1967年春，我终于上学了，力老师给我起了“董文佐”的名字。第二年的一个上午，力老师把我叫到黑板前，让我写一下自己的名字，我写了“董文佐”三个字。力老师说，你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？接着力老师说，以后你就在“左”字前面加上单立人，叫“董文佐”吧，原来是老师在给我改名。后来我对力老师给我改的名字非常喜欢。

力老师家里很困难，当时师母还没有工作，一家三口不久也搬到了我们村，生活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。他也抽

烟，而且烟瘾很大。一般是让学生把父亲种的兰花烟带点，用白纸卷着抽。1968年秋天，力老师没烟抽了，让我回家找点父亲的兰花烟，结果父亲出地了，我没找到。老师就自己找了点干葫芦叶子，卷起来抽，这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

力老师调走后去了桥儿沟村教书。原因是我们村有人想找力老师代写大字报，力老师不愿代写，就申请调走了。就在力老师调走第二年的夏天，离我们村七里的李子沟村演电影，姑姑让我去看电影，我和二哥去了。在电影开演前，我在李子沟村学校见到了也去看电影的力老师。力老师见到了我，把我的右手袖子推起来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胳膊，就像抚摸着着自己多年不见的孩子，足足有两分钟，也没说话，然后又摸了摸我的头，力老师和我眼中都含着泪花。这一次在我的记忆中，是唯一一被长辈爱抚这么长时间的一次。我家弟兄多，我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。我出生后家里想把我送人，但我们村是一家村，没有送出去。小时候父母的爱抚我没有记住。懂事以后，父母也没时间和精力去爱抚我。后来我一直渴望再次得到力老师的爱抚，有时候一想起力老师，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当时的场景。很多次很多次，一想起就来落泪。

我时常想，那一次力老师对我的爱抚，是否想对我说点什么，只是当时人多，没有说。力老师调走时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也没有和学生们告别过。或许力老师是担心我今后的命运，不要像他一样。力老师和师母1961年浑源高中毕业，高中时候，都是高才生，结果命运多舛，没有读大学。或许力老师只是表达师生之间的深情，希望我以后好好学学，天天向上。但不管是哪种，力老师是用爱抚慰藉着我的心灵，再次给我播下了一颗爱的种子。

1996年夏天的一天，我和几位记者到后来并入应县南河镇的应县北曹山乡采访，当得知力老师退休后的家就在该乡的南上寨村时，我就在下午专程去看望力老师。在街上遇到了力老师，我未语眼睛就湿润了。当把三条烟和一点小吃递给给力老师时，力老师说自己已经戒烟了，好赖不愿收，但我还是硬放下了。当年力老师抽葫芦叶卷烟的那一幕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。“您怎么戒烟了，我还是来迟了。”我反复自语着。

由于有随行的其他记者，我也没有和力老师深谈。返回的路上，尽管见到了二十几年想念没见过的恩师，但我怅然若失，心中不快，总感觉缺了点什么。夜深后，我又梦到了力老师抚摸着我的胳膊时的场景……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是我与力老师的永别。

力老师，感谢您的赐名改名和如父之恩。如果您泉下有知，请三受学生一拜！

老城美景映山红

●牛应成

冉冉紫气瑞祥升，装扮精心靚面容。画栋雕梁异彩放，倾城霞闪耀空明。开门大典礼仪重，涌动人流摩肩踵。剧场清新多观众，歌台激越声韵宏。四邻群众汇马邑，八方商家聚老城。小吃特色香来客，满目琳琅货充盈。展望宏图抒壮志，故乡美景映山红。

儿童节有感

●张万金

犹忆儿时放纸鸢，风摇软语胜筝弦。忽如一夜鬓飞雪，再听春声心亦甜。

端阳感怀

●全福寿

端午新荷映日光，榴花似火伴骄阳。雄黄酒酒三杯饮，枣粽沙糖万户尝。艾草街街除百病，龙舟起舞纳千祥。中华赫赫文明史，忠烈留名颂九章。

祭屈原

●李富

年年端午祭屈原，天问离骚九九篇。浪漫诗风争日月，爱国壮举耀千年。

燕归梁·高考

●穆金梅

天地深情雨露长。考前赐清凉。精神抖擞面朝阳。信心满，入科场。鲲鹏展翅，转摇直上，宇宙里翱翔。莘莘学子绽芬芳。空海陆，任无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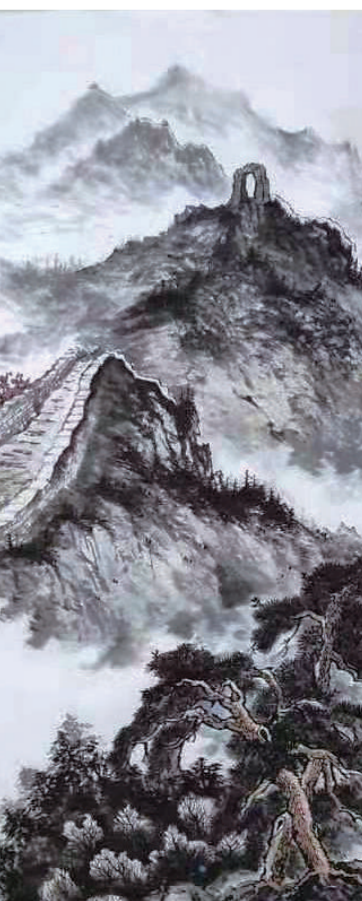
忆小石口村高考

●田宏

我记忆中的应县小石口村，山清水秀，风景怡人，这里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乡村记忆，更蕴藏着一段段从这里走出去的莘莘学子的奋斗史，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，但留下的“才俊佳话”历久弥新。

小石口村坐落于应县城东南约十五公里处，国土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，隶属应县南河桥镇管辖。闻名、拥翠二山呈半月形环抱村庄，川区与小石口、丁堡、大石口三村为伴，山区和赵家窑、三岔、狼峪村为邻，是应县五大峪口村之一。村落由古代军事重镇、商贸集镇自然演变而来。小石口村、漾河环村而过，土地肥沃，森林茂密，动植物物种丰富，药用植物就有三十多种。民间相传，五子登科山形位于峪内正中，挡住正峪山口，风水宝地，灵秀至极，相传为小石口村人才众多的由来，从应县小石口农村学子参加高考情况就可窥一斑。

我记得小石口村1977、1978、1979三个年级的大中专学生，1977年考上的有赵正章等14人；1978年考上的有田茂等11人，其中田茂考上了清华大学；1979年考上的有新伟等9人。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入学，80年代初毕业，所以有“新三届”（习惯称1966、1967、1968三届毕业生为老三届）学人，“新三届大学生”之称。新三届大中专学生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，在全社会求才若渴的年代走上工作岗位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大展宏图。而在当年，应县“新三届”由于报考



游遍芳丛



山青花欲燃



今年花胜去年红

李柱刻

李柱

朔州多元汇聚的民俗风情

●陈永胜

（接上期）

油炸的面制食品在朔州也有很多品种，比如糕、三道、油食、麻花、油果果、油条等。在所有的油炸制品中，油炸糕的风味和地位是值得一说的。

朔州盛产黍子，它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农作物，一年生草本植物，籽实圆形或椭圆形、呈白、乳白、黄、灰、红等颜色，去掉皮后的米粒是金黄色的，因此人称黄米。黄米上磨加工成面粉后就叫黄米面。

油炸糕是用黄米面加适量的水上笼蒸熟后，倒在盆子里揣成面团，先捏成巴掌大的圆饼，包上豆沙馅或菜丝馅儿，捏成类似粽子的样式，当地人叫“糕角”或“糕角”，另一种是不包馅儿的，叫“糕饼”。把它们放进滚烫的胡麻油锅里炸熟就叫油炸糕。出锅后的油炸糕，金黄灿烂、皮焦里嫩、软筋绵润，咬一口下肚，胡麻油的浓香和黄米面的清香交织在一起，弥漫了心间。如此风味，江南人吃了也是赞不绝口的。对朔州人来说，油炸糕不仅是一道美食，而且是一道寓意美好的压轴菜。举凡人们过生日、婴儿满月、老人祝寿、盖房上梁、红白喜事、重大节日的家宴或宴会，油炸糕都是必备之物，而且是最后的压轴菜。没啥也不能没了油炸糕。其寓意是“糕者，高也”。只要家宴吃了糕，今后的光景就会发旺、事业就会发达……表达了朔州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热切向往。

还有一种糕叫素糕，即是黄米面煮熟揣好后，不用捏成糕角和糕饼直接食用。一般来说，喜庆的日子朔州人只吃油炸糕，吃素糕多半是平常的日子，这是因为素糕不仅省下了油和馅，而且节约了时间，同时也把喜庆日和平日区别开了。若论口感，素糕当然不及油炸糕。如今，人们的生活富裕了，也不说什么喜庆日不喜庆日了，吃糕就吃油炸糕。

1985年以前，朔州人经常吃的一种糕叫黍子糕。即是直接把黍子加工成面粉，按照黄米糕的做法做成的糕，有油炸黍子糕和黍子素糕两种吃法。黍子糕的颜色为灰褐色或灰白色，口感不及黄米糕软筋，有一股浓重的黍子糠味。所以在喜庆的宴会上，它是上不了台面的。过去人们喜欢吃，不过是为了节约粮食罢了。不过，黍子糕因其特有的味

道，至今有不少人喜欢吃。

熬制的面食主要有稀饭、糊糊、粉浆、酸饭、粥、拿糕等。稀饭是由小米加足量的水熬制而成的，也叫稀粥；糊糊，玉米面、莜面、豌豆面的都有；粥，也叫稠粥，有米粥（也叫大白粥）、面粥（包括莜面粥、玉米面粥）、搅面粥（小米、莜面、玉米面拌上山药的粥）；拿糕，有莜面、玉米面、高粱面、豆面、粉面（山药淀粉）熬制成的介于糊糊与稠粥之间的食品，熟后趁热蘸油花盐或肉汤吃，风味别具一格，尤其是老年人或牙口不好的人的钟爱食品。

稀饭、糊糊、粥北方地区大同小异，值得一谈的倒是这个粉浆了。它是朔州的“三件宝”之一，且位列“三宝”之首。

朔州有加工豌豆（绿豆）、扁豆、三不吃豌豆粉面的悠久历史，其作坊叫粉坊，如今仍有这样的作坊。大致的做法是把用水浸透的豌豆等豆粒在磨子（过去是石磨，如今是电磨）上磨成糊糊，加适量清水搅匀沉淀后，把上面的浆水舀出来另存。下面的沉淀物晾干后就是粉面，为和山药粉面区别，人们就叫它“绿豆粉”或“好粉面”。

粉浆本是面粉的副产品，人们把粉浆买回来，先加适量玉米面或白面，经过大约12个小时的压制发酵，微酸后下锅加适量的水和清水来熬制，熬后酸中带甜、甜中显酸，弥漫着淡雅的豆花香。粉浆熬制后不易发硬，既可趁热喝，也可冷喝，即使三天后冷喝也坏不了肚子，这是它的独特之处。粉浆具有解渴生津、帮助消化、健脾养胃的功效。粉浆性寒，是夏季季节的美食，既可当主食喝，也可当饮料喝，是老幼咸宜的好东西，尤其是体力劳动者解渴解乏的好饮料。这可能就是它能成为朔州“三宝”的缘故吧。说来也奇怪，1978年以前，粉浆只在朔县城内和四关以及个别离城三五里地的村庄流行，不知何故。至于酸饭，它是用煮过扁豆面的汤加玉米面、白面压制发酵后熬制而成的，具有粉浆的部分特征，因此很多人把酸饭与粉浆混为一谈。其实，酸饭是很难与粉浆媲美的。

三、其他特色杂食

除上述肉食和面食外，朔州还有

其他杂食，主要的有，豆腐：用黑豆或黄豆（大豆）为原料加工制作的食品，由于卤水和制作工艺的不同，朔州六县区（市）的豆腐风味差别较大。豆腐，荤素咸宜，吃法多样，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另外还有豆腐皮、腐竹、豆腐干等延伸产品。

红豆稀粥：用小米、红豆、红枣等熬制成的稀饭，朔州人叫红豆稀粥，类似如今的八宝粥，但比八宝粥稀一点，喜欢吃甜的人，放点白糖会更好。朔州人不仅平时也熬着吃，而且家里人过生日的当天晚上是必须要熬一锅红豆稀粥的，其寓意是为了今后一帆风顺、红红火火。

绿豆稀粥：朔州盛产绿豆，当地人叫豆儿。《本草纲目》说，豆儿具有“理中益气，补肾健胃，和五脏，调营卫，生精髓，止渴消，吐逆泄痢，小便数，解鼠莽毒”等功效。朔州人不管这么多，认准一点说豆儿是防暑、解毒、败火的好食材，因此每到暑伏季节，豆儿稀粥几乎取代了平日的小米稀粥。

粉条：主要是用山药淀粉加工制作的各类粉条和粉疙瘩、粉块等。粉条亦是荤素咸宜，吃法多样。

山药：朔州盛产山药，吃法多样。它既可当菜吃，也可当饭吃；既可煮、烧、烤、溜着吃，也可和其他肉、菜一起做着吃。朔州民谣叫做“朔州妇女离开山药就不会做饭了”，虽说虽然夸张，但正好说出了山药在人们餐桌上的重要地位。另外，山药具有强大的亲和力，它能和猪肉、羊肉、牛肉、鸡肉、兔肉等炖着吃，也可以和玉米面、高粱面、莜面、豆面等混合着吃。手巧一点的妇女，能做出许许多多的花样来。比如，莜面饨饨，也有叫莜面墩墩的，它是把莜面加适量的水和好后，擀成馒头粗的面皮，上面铺一层山药丝，然后卷成圆形墨水瓶粗细相仿的筒状物，再等分切成和墨水瓶高低差不多的墩墩，上笼蒸熟后蘸肉汤或盐水即可食用，风味独特，百吃不厌。此外，用同样方法做的玉米面饨饨、高粱面饨饨也很好吃的。

把山药蛋在磨擦擦上磨成糊糊，和在豆面或莜面里，做成抿股子或鱼鱼，经过一番熬制后，就成了一锅可口的主食。尤其是莜面鱼鱼，锅里面再加一点豆角、土豆条、肉丁就更有一番滋味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投稿邮箱：szrbfk@126.com